

489114

X563

TBE

残酷的歲月

残酷的蜜月

〔美〕爱德华·托波尔 著

立 力 陆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爱德华·托波尔曾是苏联颇具声名的电影编剧。1978年10月他移居西方，先后同移民作家弗里德里克·内兹南斯基联手写出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场》、《死亡游戏》等。由于作者对苏联十分熟悉，其创作的有关苏联的作品亦显得真实、生动、颇具感染力。西方一些著名的书评家把这些作品誉为最出色的惊险小说，即使同英美反间谍大师们的作品相媲也毫不逊色。《残酷的蜜月》（原名《U—137号潜艇》）便是作者近年出版的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力作。

本书内容大致是：一艘苏联核潜艇突然在瑞典海岸搁浅，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弄清这一事件的内幕，不惜重金招募了苏联移民斯塔维斯基，为他做完整容术后，命其以旅游者的身份潜入苏联，再用调包计换回有意投奔西方的苏军战略计划部部长助理尤鲁切夫上校。为安全计，美方还招募了好莱坞女演员弗吉尼亚，让其与他以度蜜月为名结伴而行。这对“夫妻”刚踏上苏联国土反而被克格勃看中，企图用美人计等挖空心思对他们进行策反。几经较量眼看调包计就要成功，谁知在莫斯科机场人生变故，尤鲁切夫上校死于乱枪之下，弗吉尼亚亦被逮捕。斯塔维斯基为救“妻子”，冒名顶替尤鲁切夫打入苏军总司令

部，弄清了潜艇在瑞典海岸搁浅的骇人听闻的内幕。当他费了周章，正打算与“妻子”双双逃往西方时，却又风云突变……

该书情节起伏迭宕，险象环生，扣人心弦，但又不似常见惊险小说那样过多地着墨于故事情节，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让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发展和命运遭际成为作品主线，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及浓郁的人性人情味。此外，作把整个故事置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拉锯般的间谍战及核战争阴影之下，于是，这对热爱生活的普通恋人的爱情及生命的灭便更具深邃而广泛的内蕴。也许这正是作者的独到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站在自身立场上创作的，某些则必然失之偏颇，也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译者在翻译中已作化处理；某些章节编者亦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译者深知水平有限，虽竭尽全力，仍难免挂一漏万，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译者

1988年6月于长

献 辞

谨将此书献给埃米莉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她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实际上，堪称此书的合作者。

第 一 部

另一张面孔

1 “你的名字叫斯塔维斯基？罗曼·斯塔维斯基？”

“是的。”

“你已经获得了美国国籍？”

“是的。两个月之前。”

“你是否仍然思念着苏联？”

斯塔维斯基望着对方的眼睛笑了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看法如何，这没什么关系，也根本不在乎。他已在波特兰定居四年，这里倒是个栖身的好地方。因此，至于他是不是还在思念苏联，关别人什么事呢？重要的是，他现在已成为一名美国人了，同任何美国公民一样，享有各种公民权。中央情报局奈何不了他。

“不错，我思念苏联，”他挑战似地说，“那又怎么样？”

“你还想回到那里去吗？”

“不。”

“为什么？”

“他们会把我从机场直接送进监狱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刚来美国时，接受了你们几家电台有关苏联现状的采访。”

“但谁也不会阻止你向苏联大使馆提出申请，允许你重返故土。”

“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在监狱里呆上个五年，到现在也已释放了。你们在我身上到底打什么主意？”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一点小小的服务。如果你不喜欢美国……”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没有。但你还在思念苏联……”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美国。这是一个绝妙的国家。我真正恨的只有一个人……”

“你是说我们的总统？为什么？因为他毁坏了同苏联的关系？”

“不，我是指我自己。我是这个国家唯一可恨的人。但这同中央情报局毫无瓜葛，你们干嘛来找我呢？”

“帮助你返回苏联去。”

他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们。

“我们需要把一个人弄出苏联。”其中一人说：“你将飞越太平洋，呆在苏联，然后，他持你的护照到美国来。就这么回事。当然，我们会用化名向你提供苏联的有关证件。这样一来，你便可以在那个国家生存下去。我们还会让你有钱花……”

斯塔维斯基打开一包万宝路香烟，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

一口。他已经等待了六年，盼望这些创造奇迹的人来同自己联系，而现在，他们来了。不是来自太空，也不是出现于所罗门的魔瓶，他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他们看来，他正是这般光景：不剃须修面，眼囊松弛下垂，身穿一件肮脏的毛衣……

“你们为什么选择了我？”

“因为你与我刚才谈过的人模样很相似，或者说他更像你。也许，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但这没有关系，我们能够帮你整容。最重要的是颅骨的形状，眼睛的颜色，以及其它几个局部。请看这些东西。”

另一个人把一大叠照片放在斯塔维斯基面前。前两张是斯塔维斯基本人的正面相和侧面相（他认出，这些照片是自己三个月前加入美国国籍时所照的）。其它照片像是复制的，都很像他，但还不是一模一样。那人的鼻子看起来有点儿塌，头发理得短些，耳朵也不尽相同。

“明白吗？我们只要将你的模样稍加改变，你就变成了另一张面孔。你看上去跟这张照片一个样，或者说，同其他照片也一个样。假如你愿意，甚至还可以让你看上去更年轻一些。”

“你们的这个人是谁？”斯塔维斯基问，“他是个重要人物？一名间谍？或者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我们还没有同你达成什么协议。”另一个人说，“眼下，你还没有必要知道这些细节。好啦，尊意如何？”

斯塔维斯基朝背后的扶椅靠了靠，心想，他们的俄语讲得真不错，这些畜生。也许，他们不止一次去过苏联。

“假如一到莫斯科，马上就同克格勃打交道，我说漏了嘴又怎么办呢？”

“你不会那样的。因为你毕竟有个女儿在我们这边。”

“噢，她是美国公民，而且也不应该对父亲的行为负责。再说，她已嫁给了美国人。你们能对她怎么样？”

“嗯……”其中一个人说，“假如这就是你对此事的态度，那么你最好别去了。干这差事，我们还另有人选。”他做出了起身的架式。

斯塔维斯基扮了个鬼脸：“请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还能找到另一个面貌酷似他的人啰？”

“嗯，并不完全相似，……如同你一样，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与原型很相像。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像你这等个头的移民照片就有一千张。如果你拒绝，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候选人。”

“企图讹诈我是没有用的。”斯塔维斯基苦笑着说，“要是我同意去，我就得留在那边。如果我想回来，又该怎么办呢？”

他俩摊摊手，做了一个绝望的姿式。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当初你去苏联使馆提出回国申请，你说你要永久性地归国，为了回到你所热爱的苏联，甚至还准备在监狱里呆上一段时间。而我们向你提供一切，只是不要你蹲监狱，我们还将提供真正的苏联护照及你需要的一切证件。当然，你的名字再也不会是斯塔维斯基了，将变成伊凡洛夫或者叶戈诺夫，要不就是你想要的名字。你将在那边找到工作，不久就可以安居乐业。牙科医生不论走到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

是不是这样？”

另一个人站起身来。“至于背叛我们嘛，嗯……，我们在苏联也有人。他们会找到叛徒的。但我们同你进行的是诚实的讨价还价……，直到星期三，你都有时间考虑。这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如果星期三之前，你还没打来电话，那就意味着你不乐意接受。那样的话，就把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忘掉吧。再见。”

“请等一下！这个电话号码……这不是本州的代号。”

“202，是华盛顿特区的代号。你可以照这个打电话，由对方付款。”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你们特地从东海岸飞到这儿来的吗？”

“这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现在，这里也是你的国家。我是指美国。”

他们都笑了起来。

“但是，上周我还看见你们俩在哥伦比亚河边钓鱼。”

“也许，你在对面那家酒吧，你上班的诊所，或者其他许多地方见过我们。我们一直在远处了解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当然，还有许多问题。”

“如果你在星期三之前打来电话，我们将在华盛顿回答你提出的一切问题。就这样，再见。”

他俩告辞了。

斯塔维斯基走到窗前，从楼上看到他俩钻进了一辆深蓝色的雪佛莱轿车，头也不回地驱车而去。怎么样呢？他想，奥利

娅不在家，这倒是个好差事。

既然他们跟踪了他一个多星期，自然也弄清了她的情况。适才他都谈了些什么呢？苏联！莫斯科！到达美国三年后，他仍能嗅到莫斯科他的公寓外紫丁香树的芳馨。夜里做梦也梦见那所熟悉的一切。他在那里住过整整六年，许多莫斯科的姑娘闯入他的梦境。这些日子他却从未梦见一个美国姑娘，虽然，你会认为美国的妓女并不比苏联的糟，但她们毕竟做着相同的营生。可是……，还是平静下来吧！他已是四十六岁的人了，有一座房子和一个好的职业，更不用说还有两部小汽车。那是何等让人喜爱的车啊！在苏联，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能拥有这样的东西，若有一辆朱古力或拉达牌轿车已是令人刮目相看了。他有一个女儿，叫奥利娅，他爱她。难道这就是他挚爱此地的缘由？奥利娅若不在这座房子里，他还有什么事可做？女儿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很快就不会再与做父亲的生活在一起了。或者，是因为那个四十岁的芭芭娜，7—11商店的店员？每星期他两次去她的公寓与她共享床第之欢。他究竟爱上这个国家的什么呢？年岁不饶人，他来到这里已为时太晚了。不错，较之苏联，美国似乎是个完美的神话般的国家。无论什么，你在苏联无法得到的，这里都应有尽有：豪华轿车，高级饭店，百万富翁，环球旅行，你甚至可以拥有私人飞机和游艇。但在苏联，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美差，而在这里，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一名替老太太安装假牙的牙科医院的技师。感谢上帝，当他年轻时，父亲教给了他这门特殊的技能，也幸亏他母亲迫使他就读于医学院。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像许多亡命

异域的苏联中年记者一样，在国内纵然才华横溢，到这里却失魂落魄，因为他们不懂英语。谁还会需要他们呢？他们口语糟糕，更别提用英语写作。的确，他来得太晚了。初来乍到的移民们会认为，美国看起来是个机会均等的国家。这不错。但不久你就会发觉，这些机会并非专为你准备的。你得生长在这里，或者至少要像奥利亚一样，十二岁时便来到这里。如果你四十岁方来此定居，那简直同自杀无异。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回去？机会现在来了！如此机遇人生仅有一次。不，在一千人的生命历程中仅有一次！刚才那两个人说，他们在上千个移民的照片中选了他。但是，他能够遗弃奥利亚么？能够改名换姓在那边生活下去么？能抵挡住被逮捕这种无时不在的恐惧么？毕竟一点最小的疏忽都会露出马脚。美国佬怎能想象得出苏联现存的严密控制网络呢？你有军役卡，工作记录簿，居民证。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陈述也得派人去调查清楚，或者找你从前的同事核实。这时，你便大难临头，将尝到克格勃的残酷手段。他们将敲掉你的每一颗牙齿，把你的肝和肺研成粉末。最后把你作为卖国贼和间谍枪毙。到那时，美国人爱莫能助，也不会有一个苏联人对你表示同情……

他给自己斟满一杯白兰地，仰头灌了下去。

2 “你认为，他将与我们合作吗？”罗伯特·卡罗尔问。麦琪里没有吭声。如何才能晓得那个斯塔维斯基同意与否呢？他能做的都做了，且以诚相见，来意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们尾

了斯塔维斯基一个星期，盯着他几乎跑遍了波特兰。发现他在这个城市里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通常，俄国移民彼此间极少交往，更别说结识美国人了。斯塔维斯基唯一感兴趣的是，每逢星期六便去游艇俱乐部，星期天去钓鱼。而唯一的风流则是星期一和星期三晚上同7—11商店的芭芭娜幽会。其它休息时间，则坐在家里的转椅上看电视，或欣赏他那不值钱的几辆小汽车。他的女儿上大学念书，整天不在家。她找了个美国男朋友，节假日便一同外出露营。难忍的寂寞或许将使斯塔维斯基同意合作，不是因为钱，而是孤独。他们已调查了解到他在苏联的生活情况：斯塔维斯基曾是个勤奋的电视新闻记者，由于工作的关系跑遍了整个苏联。驻过西伯利亚，莫斯科，列宁格勒，甚至中亚。如此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最终竟在四十六岁时移居波特兰，像被谪贬似地当着一名牙科技师，毫无生气地活着。据此推断，显然他会同意与我们合作，不折不扣地合作。然而，天知道，……倘若他说不同意呢？那么，整个计划就泡汤了。事实上，这太危险了，他们再也难找到其他候选人。同斯塔维斯基见面之前，麦克里曾哄吓过另外两个人，确切地说远不止两人，但他们一一拒绝返回苏联。斯塔维斯基是他们手中最后一张牌了。如果他拒绝此行，或者拖上二三个星期方打定主意，那么，那位苏军总司令部战略计划部的部长助理，那位尤鲁切夫上校，无疑会迫使自己呆在莫斯科，并冷却他要逃往西方的冲动。

三个星期前，确切地说，是1981年8月28日，《华盛顿先驱报》常驻莫斯科的记者雅各布·史蒂文森，正在新圣母修道院拍

摄几张尼基塔·赫鲁晓夫纪念碑的照片（他正赶写一篇有关这位有名的苏联独裁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文章）。不远处的小路尽头，一座小巧精致的坟边，坐着一位身着便衣的中年男子，对着酒瓶，大口大口地狂饮白兰地。史蒂文森推测，这家伙肯定是莫斯科一个典型的酒鬼。因此，他打算摄下这人的镜头。可是，天知道出了什么差错！他刚选准角度，调好焦距，那酒鬼竟出其不意地跳起身来，抗议地打着手式，径直向他走来。

“出示你的证件！”他用嘶哑的声音命令道，“没有我的允许，你无权拍照。”

“你也无权要求看我的证件。”史蒂文森反唇相讥，一边打量着对方。这个人的脸上没留胡须，保养得极好，但神情举止专横粗暴。

“出示你的证件，否则，我要叫警察了！那样的话，你的胶卷和相机就完了。”尽管他的嗓门嘶哑，却使人一听就感觉出十足命令的口吻。史蒂文森在莫斯科呆了三年，知道这里唯有地位很高的人物才用这种腔调说话。

“我是美国记者，这是我的记者证。”

那人盯住他的眼睛，拿去他的记者证，将上面的照片和站在面前的人仔细比较鉴别后，窘迫地干咳了一声。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想喝口酒吗？”同时，他谨慎地向墓地周围望了望。

四周空荡荡的，连个鬼影也没有。平日里早上九点，能有谁到墓地来呢？

“不，谢谢。”史蒂文森支吾着说：“我……我不习惯嘴对着酒

瓶喝……”

“真遗憾。”那人微笑着说，“好吧，来日方长，也许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在别处一块碰杯的。我的儿子就埋在这里，……两月前的今天，他死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缘由”说着，他的目光在史蒂文森脸上仔细地搜索了一会，接着道：“请认真听清我非说不可的话。我叫尤鲁切夫，是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部战略计划部的部长助理。我掌握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感兴趣的一切情报，或许远不止这些。请转告他们，我有意投奔西方。由于我所担负的工作绝对秘密，以至很难按自己的意愿获准离开苏联一步。因此，我愿意同他们做笔交易。如果他们能帮我逃离苏联，我将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

“可是，我不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只是个记者……”

“住嘴！你是个美国人，你很清楚，有关苏联军事计划方面的情报，对于你的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至于如何转达我的意思，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能在大使馆转达，整个使馆区内都有克格勃的窃听器，甚至你们的大使卧室也是如此。懂吗？”

“不错。”史蒂文森说，“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不过，如何叫我相信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呢？他们常设下圈套让外国记者去钻，特别是美国记者。即使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也非蓄意滋事，又有什么能担保你明天一定会投奔西方的意愿呢？刚才，你毕竟喝了半瓶白兰地。”

尤鲁切夫十分艰难地望着对方。

“是的，你话中有话……”他声调忧郁，似乎在心里仔细思

考着什么。“那好。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稍有赞同此举之意，就必须确信我说的绝无半句假话。当然，我也得先向他们透露点什么。”他眯起眼睛，微微笑了一下。“好吧，我豁出去了！请把這個情报告诉他们：十月初，我们的一艘核潜艇，将在瑞典海岸搁浅。这貌似一次偶然事故，其实不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至于是什么样的行动，只有等我到了西方后，再透露详情。此外，还有许多绝密情报。”

他的语气平静而稳重。后来，当雅各布·史蒂文森向大卫·麦克里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次谈话时，他这样评论尤鲁切夫给他的第一印象——手里攥着瓶白兰地，声调嘶哑——他认为，这是个典型的俄罗斯酗酒过度者。但尤鲁切夫的言谈举止却很快打消了他最初的看法。这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坚强意志力，对他来说，喝半瓶白兰地比喝一杯白开水更不当回事。墓地交谈之间，一部以当时境况为素材的绝妙的长篇侦探小说开头，便在史蒂文森腹内写就。确实具有一部畅销书所需的一切，毕竟其情节真实独到，不是吗？甚至毋需编造。即便事实上没有一个克格勃骚扰，小说中他也是可以发挥想象的。

“好吧，”史蒂文森说：“我将按你的要求去办，但怎样与你取得联系呢？”

“联系是不可能的。你甭指望打电话，我的地址也是机密。无论如何，我们不必再碰头了，要说的，我已经全对你说了。”

“要是有必要找你呢？如果……”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接受我的条件？他们会。当核潜艇在瑞典搁浅时，他们就会接受的。所以，一当核潜艇在瑞典

执行了军事使命，返回港口后，就尽快告诉他们，那时，我将去度假，去维亚特卡河，打打猎，散散心，而你必须在那里同我联系上。给我写封平信，或者发份电报，用我前妻加莉娅的名义，电文要写得圆满无缺，约好相会的地点。这样，我便能在休假期间溜掉。明白了吗？记住名字和地址：基洛夫地区拉兹博耶尼森林自然保护区，请阿尼金转交尤鲁切夫收。好，请你复述一遍。”

史蒂文森照他的要求做了。

“再见。”尤鲁切夫说，“告诉他们，假如我在那里的期间没有收到信或电报，那么这事就吹了。就这样。”

他步伐坚定地走向墓地出口，突然又回过头来，“等一等，如果你愿意，现在可以给我拍照了。照片对他们迟早会有用处的……”

五天后，大卫·麦克里飞往斯德哥尔摩，史蒂文森也在同一天从莫斯科飞抵那里。其时，俄国人正徘徊于阿富汗，扩充驻波兰、伊朗边界的军队；公开往叙利亚和利比亚以及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运送军火；并将核潜艇往北约的各个海军基地调动。上帝才知道他们暗地里玩弄什么花招！俄国佬不仅能严守他们自己的机密，而且掌握着从美国出版物中一点一滴搜集过来的情报。此种情势下，像苏军总司令部战略计划部部长助理这样的人物，对于美国情报机构简直就是天赐之物。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绝不能坐失良机。苏联部的头目丹尼尔·J·库珀，立即召见大卫·麦克里和罗伯特·卡罗尔到他办公室，亲自指示他俩负责这次行动。